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三十五

四夷一

茅子曰、吾志武備而三有慨也、武者、古聖王所以攘夷狄、尊中夏之具也、自揖讓不再、征誅見休、而遂以兵戎自戕、幅員之內、自分胡越、禮樂之地、鞠爲戰場、屠父兄、纍弱小、較狡以爲智、鬪忍以爲勇、

君子生其時，不得已而任其責，雖竭其智力焉，未嘗不撫心自傷也。今天下承平，大患在于夷狄，夷狄之必難久懷，雖聖人復起，不能改也。故我考四夷而諄諄焉，患先慮其大，故首以北虜。高皇聖謨所獨注焉者也。曰女直，曰朶顏三衛，二者皆我之屬夷也，而其患幾于虜等，故次之。曰日本，日本不患于古，而患于今。自元世祖以八荒來王之威，而不能加于日本，日本將日肆天道然也。幸一海岱之限耳，然其威有所加，俱必越海而及之，故不以

爲難也。國家之患曰南倭、北虜，故又次之。曰西番、哈密諸部，亦故屬于我，而時臣時叛者也，故又次之。曰海外諸國，其或貢或不貢，而皆無害于我者也，故又次之。曰安南，故我之封疆也，以國家威德再續其祀，然時亦有狡心焉，故又次之。曰朝鮮，雖不入版圖，而其恭順爲最，故又次之。嗟乎！臣叛亦何常，盛衰亦易改。最強者北虜，而今冠帶而朝者垂五十載；女直一小夷耳，授官制貢，奴而使之，今頡頏一隅，騷動天下，此事之已著者也。日本雖屢

志

肆啓疆然忘在通市得其道可願指使之朝鮮世
爲禮義之邦然積弱易降不可相倚北虜封貢已
久勢難復保女直奴酋非淵勒之流一將得人指
顧殲夷此事之未著者也講武備者能無意乎其
本末詳簡取衷于鄭少保曉葉少師向高而刪繁
冗益近事著譯語考風俗詳支派以成一家云爾
若先之以祖訓昭我先王之深意也次之以圖收
六合于指掌也皆所以隆武備之極至也

祖訓四夷條

四夷總圖

沙漠圖

西域圖

東南海夷圖

西南海夷圖

日本圖

安南圖

朝鮮圖

北虜考

女直考

朮顏考

日本考

哈密考

土魯番考

西番考

西域諸國考

海外諸國考

安南考

朝鮮考

祖訓四夷條

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與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于後、

東北

朝鮮國

卽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
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
首尾凡弑王氏
四王姑待之

正東偏北

日本國

雖貢實詐暗通奸臣胡
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

大琉球國

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
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

小琉球國

不通往來
不曾朝貢

西南

安南國

二年一貢

真蠟國

朝貢如常，其國濱海。

暹羅國

朝貢如常，其國濱海。

占城國

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誦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其國濱海。

蘇門答刺

其國濱海。

西洋國

其國濱海。

瓜哇國

其國居海中。

湓亨國

其國居海中。

白花國

其國居海中、

三弗齊國

其國居海中、

淳泥國

其國居海中、

四夷總圖

女直即奴
見于夷人

日本東海島
夷亦名倭

琉球東南
海中島夷

朝鮮即
古高麗

兀良
哈即
孕顏
三衛
夷人

大寧
都司
故地
在此

遼東

京師

山東

河南

南京

浙江

江西

福建

廣東

湖廣

廣西

安南
即交
趾布

南海貢
獻之國
占城等

山西

大同

宣府

大同

大虜
官大以
西至甘
肅一帶
北虜

大虜
常住
牧于
此河
套今
也

哈密衛

土魯番

林瀚

陝西

四川

貴州

雲南

政司
故地

凡六

甘肅

夏寧

寧西

松潘

北虜亦不刺
竄居于此

赤斤蒙古衛

罕東衛

曲先衛

安定衛

阿端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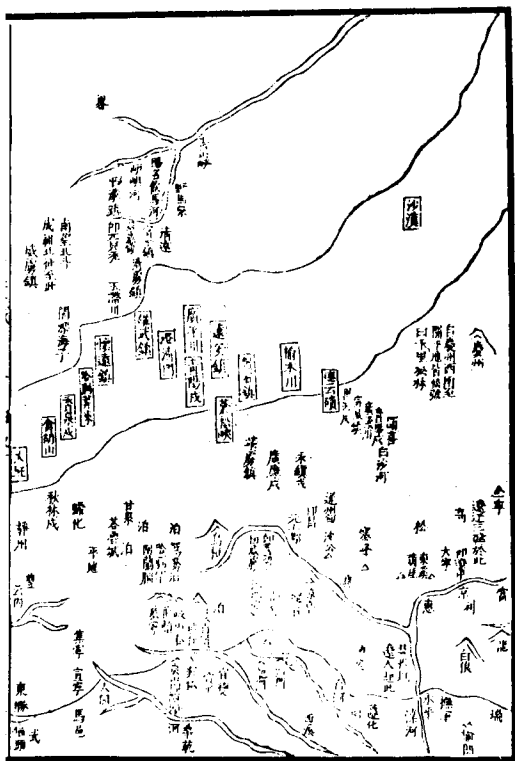
西番即西寧以
南至雲南西界
一帶番蠻

西域貢獻
之國哈烈
等四十六

西洋貢獻
之國悖泥
等四十九

朔漢圖





武備志卷三十三

占度圖

度 四夫一

八

五、三十六

舊有官殿
元人初起此

平山鎮

即雙林寺
漢皇陵記
回雁側

急關忽失道

成阻北江至此
賜名探胡鎮

韓連河

筆

野伯

非却思

沙漢

東受
北花城
降城

中受降城

渠奈

俱武川

古方朔

豐州

西受

有州

降城

大竹沁

左危

寧康

八山

自和寧北行三十里
名阿只里海子自此
又行五百餘里至欠
欠湖之里吉星田地
又此行千里大澤云

阿和寧
從度口

吉星月河

連河

合州水林河

龍海河

龍泉

今事即哈刺天林元
 初建於此老元昌
 跡大亦連其後其
 縣不與今縣同
 迎奉廟在西北有
 中書省常以製香
 之元之鎮也

白鴉洲西與以來故皆東夷地其西則北狄也
 宋夷之國不一其後兼併于遼金國威伸則始
 盡今則桑維翰之而達胡海西各夷亦不相統
 其北所謂鐵甸至鞏固之居通遼遼紀有
 無不可知矣北狄自匈奴家族以後劉淵父子
 始入中國而莫盛於胡元達至遼一四海華夷
 無外固開闢以來未有之盛亦南北氣運之迴
 薄也夫風掃獨堆我祖之功偉矣盛衰相尋理
 勢當然百年生聚加以剏居殷富之漸可無備
 三可無備哉



沙漠

周郎

白鴉子 地界
 亦集乃
 長樂
 沙
 五門關
 陽關
 奇昌
 鳴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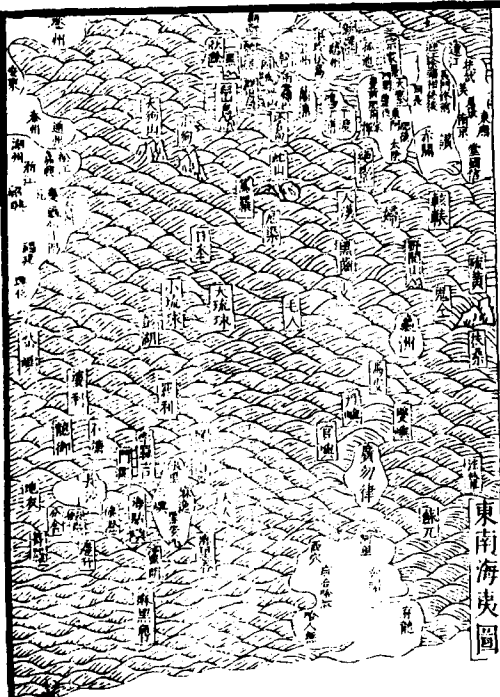
西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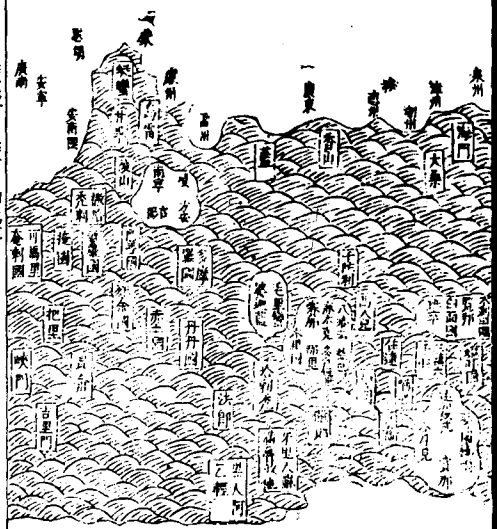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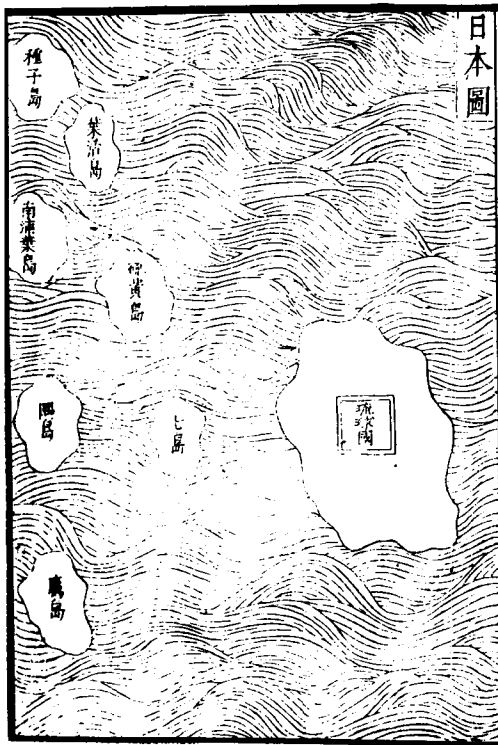
大南
西貢
占度
度
四夷一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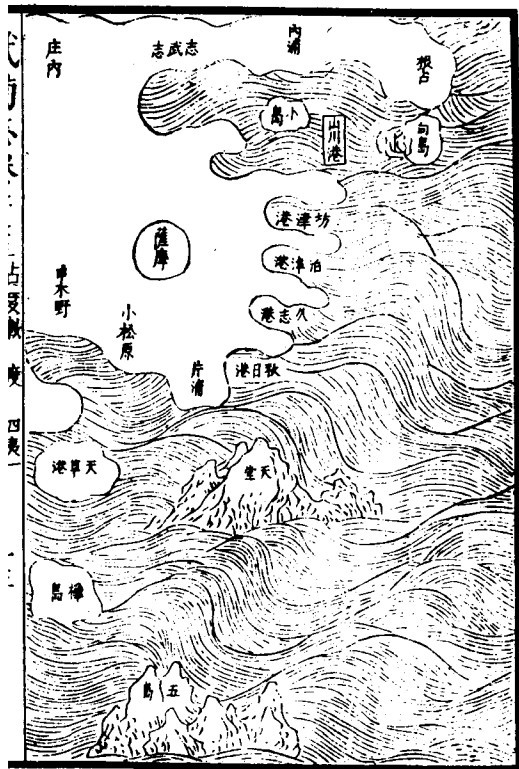
東南海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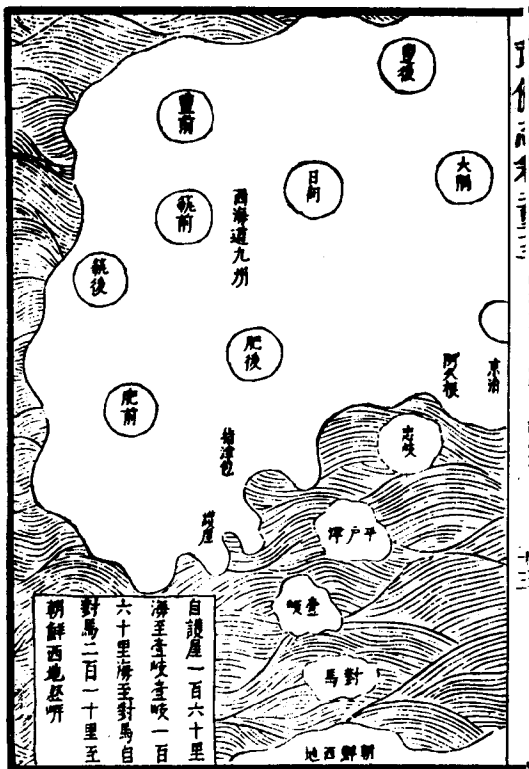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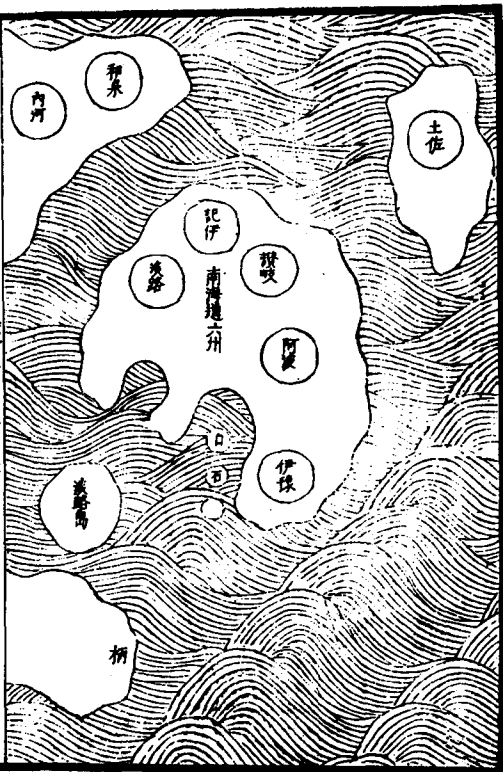
日本圖







自護屋一百六十里
海至壹岐壹岐一百
六十里海至對馬自
對馬二百一十里至
朝鮮西地



五畿界

太和

船島

大坂

高沙洲

昭石

没露

長門

近江

山後京

攝津

淡水湖

伊勢六津

伯耆

丹波

河口

河間岐

火磨

周防

備磨

備後

山陽道八州

丹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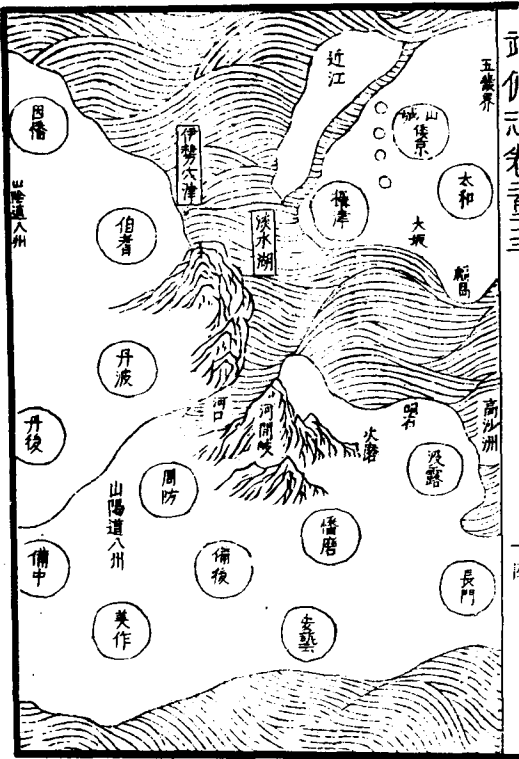
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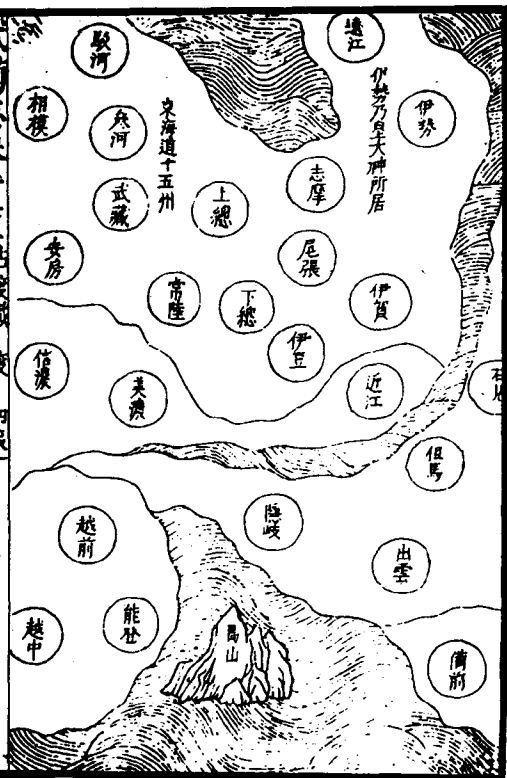
美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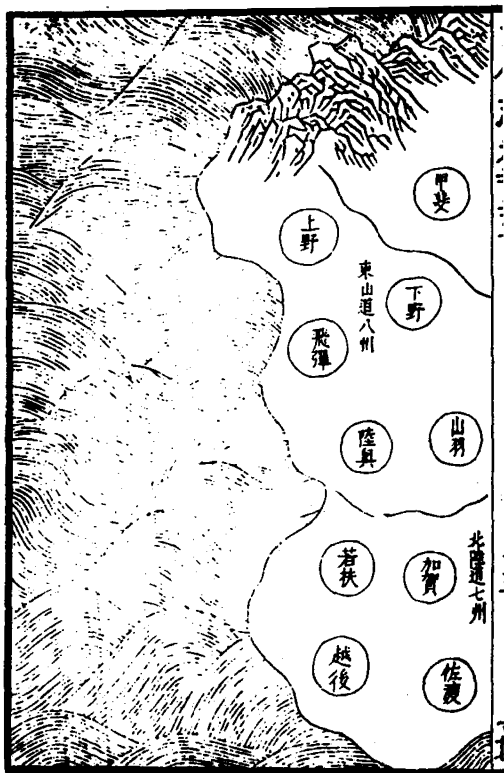
安藝

因幡

山陰道八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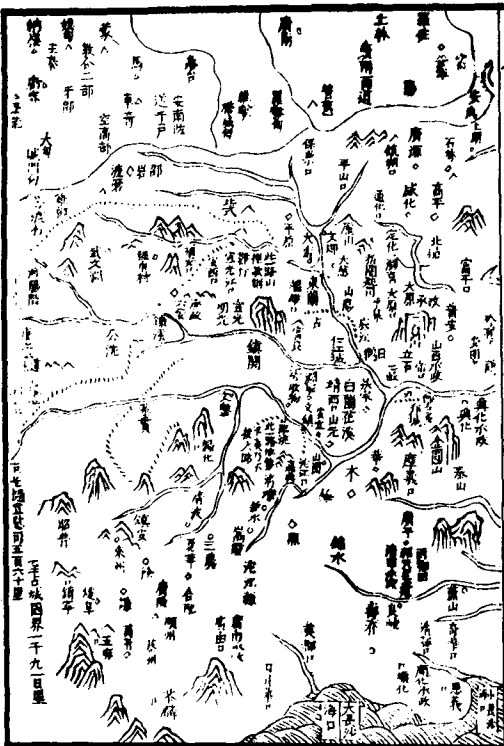






安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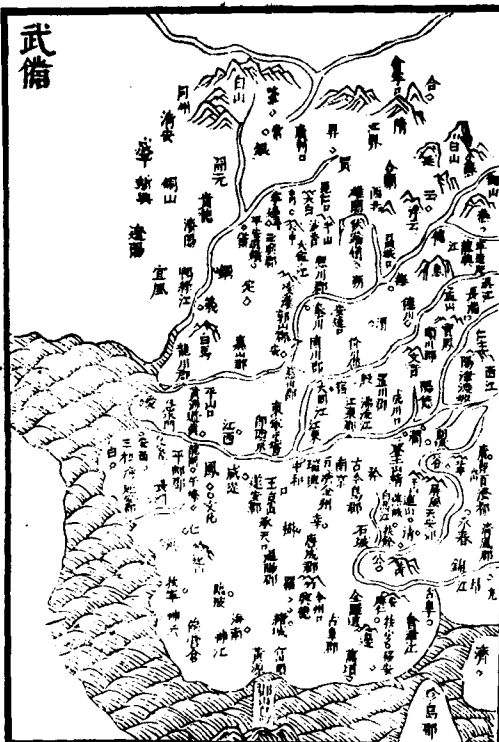


朝鮮圖

武肅王三十八年三月三日占度載度四夷一



武備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三十六

四夷 二

茅子曰、按四夷者、圖與考並急焉、人知考以鏡往事、不知圖以燭將來、古曰圖史、豈欺我哉、自圖之不講、而經緯之大政、散見之禮威、皆委諸莽焉、故我首以圖而次及考如左、然志之重圖、不獨夷也、

北虜考一

北虜東至元良哈、西至瓦剌、皆其地、而元良哈以內附、爲屬夷、別有考、其竄據沙漠、爲中國患、離合盛衰、代變靡常、大抵元遺孽也、高皇帝洪武元年秋、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元都、元主夜開建德門、及其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而使其將擴廓帖木兒將兵自太原來侵、達聞、徑擣太原、擴廓還兵自救、達與遇春計以精兵夜襲破其營、擴廓僅從十八騎遁去、其明年春、

遇春兵至大同，守將竹貞棄城走。元丞相也速攻通州，曹良臣拒却之。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皆名元臣，擁兵自固。上以書諭元主曰：自古有國家者，必仰觀天命，俯察人事。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及君之身，中外多故，朕以淮右布衣仗義興師，芟夷羣雄，此寧人事，亦天命也。以君知時通變，遠遜沙漠，故戒戢將吏，勿復窮追，君不見察，益縱部下，令盜吾邊，人民苦之。若此者，恐非君之福也。以朕爲

君計誠宜限地自守、修德順天、漸延世紀、毋輕動貽悔、又書諭納哈出、皆不報、達等師遂西、李思齊走臨洮、上以書招之、思齊降、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所執、其弟良臣以慶陽降、頃之復叛、達攻殺之、遇春自鳳翔奉命分兵取開平、李文忠副之、過惠州、次全寧、敗也速兵、進攻太興州、破擒元丞相脫火赤、遂克開平、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元主益北遁、遇春還師至柳河川、卒、文忠代將其兵、元攻我大同、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剌伯而

大將軍亦悉下秦隴、還師。其年冬，王保保襲蘭州。王保保者，擴廓帖木兒別名也。守將張溫固守，指揮于光來援，兵敗，被執。保保令至城下，大呼溫降。光大呼守者第毋降。大將軍援至矣。保保殺之。明年春，上以保保數擾邊，復命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爲左右副將軍，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將軍。北伐，問諸將策。安在咸言宜直取元主。上曰：「王保保方在塞下，舍近圖遠，失緩急之宜，非計。」爾達其自潼關出安西，擊王保保。爾文忠自居庸入。

沙漠追元逋寇兩軍並舉虜在穀中矣諸將皆頓
首日善達軍出安定營沈兒峪口保保潛遣兵襲
東南壘敗左丞胡德濟達親救之乃却因斬裨將
數人械德濟送京師明日合戰衆咸奮大敗保保
兵擒其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餘疋
雜畜稱是保保走和林是夏元主殂于應昌其國
人謚曰惠宗上嘉其達變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
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禱應昌破之
獲太子買的里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

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捷奏上，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復致書元主，告以謚順帝及封崇禮侯之意，而下詔漠北曰：「朕卽位初，遣使臨諭四夷，咸奉職納貢，惟漠北以庚申君故未及，今彼祿位已終，人心絕望，爾諸部酋長各依職來附，朕當更給印章，還領所部，毋爲寇災矣。」朕旣爲天下主，視華夷無間，凡馬牛羊孳蓄，從便地牧養，違者且舉兵加誅，毋執迷貽悔。於是諸酋相繼歸附，獨王保保猶在和林，上屢招之，皆不報。五年春，命徐

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征西將軍，分三路討之。達與虜戰不利，歛兵守塞。勝軍至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多所斬獲。甘肅守將上都驢率吏民迎降。進至亦集乃路，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又敗之。瓜沙文忠進兵臚胸河，留部將韓政守輜重，令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疾趨，敗虜將蠻子哈刺章于土刺河。追至土魯渾河，虜益衆搏戰。文忠馬中流矢，步持短兵接戰。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

奪虜騎乘之、文忠戰益力、窮追至稱海、虜遁去、師還、明年春、虜先後寇永平、慶陽、塞守將輒擊敗之、達文忠等復往諸邊備胡、當發上自臨諭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于事平、念欲休息、顧居安慮危、古人所慎、北聞胡人窺塞、豺狼出沒、重煩卿等、其爲朕總率將士、鎮遏邊陲、清野以待其來、盡銳以擊其情、至邊之日、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焉、達行至臨清、聞虜寇武朔諸州、遣陳德郭子興馳往擊之、虜遁去、德子興追敗之、答剌海口斬獲甚衆、

鴈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復相繼破虜，擒其平章定定等，璽書戒達，以殘胡擾邊，連歲未滅，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不下，魯仲連謂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卿等念哉！其冬，達破王保保兵于懷柔。明年夏，都督藍玉敗元將脫因帖木兒，遂取興和。李文忠亦遣裨將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太尉伯顏不花，斬其將真珠驢，復親率兵攻其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龜帽山，破斬魯王及司徒答海俊等。其秋，遣崇禮

侯北歸，明年王保保卒，保保屢敗屢奮，元主倚以自強，上欲致之，不能心壯其節，間問諸將，今孰可稱奇男子者？咸對曰：副將軍遇春。上曰：非也。遇春我得而臣之，如王保保真奇男子耳。因策其女爲秦王妃也。而叅政蔡子英者，亦義不事明，子英故爲保保所知，定西之敗，走匿關中，吏行求得之，械送京師，過洛陽，信國公和困辱之，終不屈，其妻聞子英至，欲見之，子英不許。至京，上命以官不受，退而上書，間一夕大哭，人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語聞。

詔有司送出塞。是時愛猷識里達臘殂，次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丞相驢兒哈刺章蠻子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等時寇塞下。十三年春，西平侯英討擒脫火赤，明年大將軍達率諸將征乃兒不花，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還，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邊，將屢敗之，獲其將乃刺吾。初，大師克燕納哈出俘至京，上遇之厚，竟釋歸，聚衆至二十萬輜重饒于虜主，上以舊好屢招之，不聽。二十年春，乃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率穎昌侯傅友德

永昌侯藍玉、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兵二十萬往擊之。復遣乃刺吾歸諭之降。勝軍出松亭關，累敗虜兵。乃刺吾至，納哈出驚喜，執手勞問殷勤。乃刺吾盛言上所以遣歸及綏來意，由是其衆多欲降。勝軍駐金山，納哈出使使來稱款。然陰覘我師，勝遣永昌侯玉往受其降。虜使歸具言師盛，乃刺吾亦勸之力。納哈出歎曰：「天不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身詣玉。玉飲之酒，懽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

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爲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傷其臂，不得去，遂擁以來，而所部將士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衆，得諸鹵薄甚衆，師還都，督濮英等爲殿，殘寇伏道左突出殺英，勝上鄭國公茂驚潰虜衆狀，茂亦訐勝軍中陰事爲勝負，以是賞不行。濮英以死事，贈金山侯，納哈出至封爲海西侯，賞賜慰勞之甚厚。其秋遣使卽軍。

中拜永昌侯玉爲征虜大將軍率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都督耿忠孫恪及定遠侯弼等征虜明年夏玉率兵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定遠侯曰將軍提十餘萬師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將何藉手見主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變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知虜營在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師至大驚太尉蠻子率衆拒戰破殺之虜主與其

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等五十九人部酋二千九百餘人男婦七萬七千餘人馬駝牛十五萬盡焚其甲兵而還俘至璽書褒玉地保奴等給第居之京師既有言玉私元主妃上怒玉無禮如聞之慚懼自經死地保奴頗有怨言上曰吾嘗欲封之以存元祀今如此其居之琉球遣使護往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免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刺河爲其臣也速迭兒所襲衆

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
依闊闊帖木兒值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繼
殺之并殺天保奴捏怯來等遣使來降命居之全
寧應昌諸處未幾失烈門襲殺捏怯來部落遂潰
故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時
寇邊上命英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定遠侯
弼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征之燕王者成祖文皇帝
也師出古北口文皇帝臨塞諭諸將曰虜地曠絕
吾千里行師無間謀難以成功乃發騎訶知乃兒

不花等駐迤都、遂冒雪抵其營、虜不知也、指揮觀
重者與乃兒不花有雅故、前往說之、乃兒不花迫
遂偕觀童來見文皇帝、慰接之、酒食遣歸、度將至
營、復召之如此者三虜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
牛羊還捷奏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年夏文
皇帝督穎國公出塞捕、番將阿失里等、其秋命都
督劉真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和林西、元屬兀
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諸貢使上、嘗遣
使招諭之、不從、真等攻破其城、兀納失里遁去、俘

加

獲甚衆，於是虜益衰。終高皇帝世，脇息遠遁，不敢大爲寇。而上亦大封建諸王，藩北邊。璽書時下，惟詰戎制虜爲務。虜自脫古思帖木兒殺後，大臣紛拿蓋五傳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弑，不復知帝號矣。文皇帝初，鬼力赤立，稱可汗，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猶稍稍仍漢官名。永樂元年，遣使齎書諭鬼力赤曰：「元運旣終，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命，撫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于燕，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塞北推奉可汗，特遣指揮朵

兒只恍惚等持文綺四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
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爲一家
使邊城萬里烽埃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
豈不美哉并勅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
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告以遣使往
來意各賜文綺二頃之虜寇遼東懿路寨官軍頗
失利虜亦引去上復書諭之其秋鬼力赤阿魯台
率衆西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瓦剌者元別部也
當洪武時強臣猛可帖木兒據其地死而衆分爲

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李罷不肯與可
汗朝會相讐殺不休明年夏遣使完者禿齊勅諭
禿刺今天下一家莫不來庭惟爾北部猶觀望未
歸使者往爾其遣人通好朕當授以官賞俾安本
土射獵畜牧毋外王化并賜以文綺馬哈木等遂
遣使人貢其使往鬼力赤者皆不返四年夏諭鬼
力赤令還所遣使不報謀言也孫台爲部下所殺
馬兒哈咱奔禿刺阿魯台逃居海刺兒河上曰事
虛實未可知第戒邊將善爲備明年春韃靼僧耳

亦赤也兒吉你兒灰等來歸上遣還令齎綵幣賜虜酋仍密諭寧夏守將是或爲虜間宜防之鬼力亦立數年以非元種衆不附迎本雅失里欲立之上諭本雅失里曰近聞鬼力赤迎爾北行以朕計之鬼力赤與也孫台爲肺腑親爾與之勢不兩立夫元邇來六代相傳無一人得善終者爾之保身亦何容易自古有天下者皆前代子孫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如能幡然來歸朕當加以封爵居以善地爾其審之未幾虜竟殺鬼力赤立本雅失里

爲可汗、上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卜歹往使復諭以通好、本雅失里殺使者、兩與瓦剌戰爲所敗、七年夏封瓦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秃孛羅爲安樂王、給誥印其秋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達往擊虜、上諭福曰、本雅失里逆天道殺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開平而北、卽不見虜、亦常如對敵、遇虜設奇奮擊、不得便卽止、毋爲虜所紿、仍告本雅失里以興兵問殺使之

罪虜脫脫不花王把禿王僞丞相魯卜王等相繼
來歸福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
乘勝渡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
言可汗聞兵來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
疾馳擊擒此虜矣時諸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誑
我不可信不聽令尚書爲鄉導徑前薄虜營虜佯
敗誘我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泣諫曰將軍輕
信謀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徇我也將退欲乘
我進且覆我微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陞辭日

上諄戒乎、而躁亂若此、計獨宜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莫測、一二日、我大軍至、并力擊之、何不克也、卽不然、猶可全師歸、何慮不出此、而自取敗亡爲、武城侯亦力言、福皆不從、謀使同安侯使虜、僞求和、以兵繼之、同安侯不欲行、屬聲曰、違令者斬、乃先馳馬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從之、卒遇虜、安平侯力戰殺數百人、馬蹶被執、死之、五將軍皆沒、師殲焉、上聞之、震怒、意欲大創虜、拔亂原、乃召諸

將議親征、第患道遠轉餉難、尚書夏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一城貯之、留軍守、又十日、亦如之、庶濟師、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平胡、曰殺胡、明年春、詔曰、朕受天命、承洪業、統御萬方、普天率土、靡不從化、獨北虜殘孽、肆逞凶暴、屢使拊循、輒見拘殺、恩既過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其運已絕、俯驗人事、則彼衆已離、今親帥六師、彰天討、大擊小、順取逆治、攻亂、逸伐勞、悅弔怨、五者必勝之道也、蕩除

有罪、廓清疆宇、庶幾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於是命
原吉輔皇長孫居守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
幼孜、從、明年三月、發京師、次鳴鑾鎮、順寧王馬哈
木等遣使貢謝、上登凌霄峯、望漠北、顧謂廣等、元
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風埃沙草耳、衰微
若此、而倔强何哉、次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
上默禱、泉湧出、賜名神應泉、次環翠峯、獲虜人訊、
知虜居兀古兒札、謀西奔、上謂導者、虜西而我軍
東北趨、恐左、若西北邀之、可獲也、導者固請趨兀

古兒札上曰、以爾爲導、宜從爾、至則虜果遁、倍道追之、及虜于幹難河、幹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以七騎絕河遁去、裨將劉江梁福等追之、不及還、正月班師至廣漠鎮、前騎報阿魯台聚衆山谷中、遣使諭之、阿魯台欲降、所部議異、遂迎戰、敗走、上曰、虜性貪、雖敗且窺吾後、乃伏兵數百於河曲柳林中、使數卒實草於囊、負之行、上親率精兵千餘、後諸軍發、虜望見負囊者、爭趨之、伏兵發、亟走、上急擊之、生擒數十人、餘盡

死、駕還、次玄石坡、勒銘曰、惟日月明、雖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銘擒胡山曰、瀚海爲爐、天山爲鐸、一洗胡塵、永清沙漠、銘清流泉曰、於鑠王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輟供御、散給之、下令軍中、許相借貸、抵京、倍償其直、師賴以濟、次開平、張宴大酺、將士酺已上、乃肉食、秋七月至北京、冬還京師、阿魯台遣使言、欲輸款、且言瓦剌不宜信、瓦剌亦請乘阿魯台敗、遂感之上、兩荅其意、明年、阿魯台累貢馬、且請得部署女直

此時元
順帝相
傳一派
遂絕

吐番諸部上問左右多言許之便學士黃淮曰虜
狼子野心散則易制合則難圖殆不可聽也上是
其言曰淮如立馬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平地見目
前耳遂不許而送其兄妹北歸蓋洪武中師至捕
魚兒海俘來者是時阿魯台與本雅失里君臣已
各部而居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
魯台上疏請爲故主復讐會馬哈木使來言滅本
雅失里得傳國璽欲進獻恐爲阿魯台所邀請兵
征之且多所陳乞上曰虜驕矣姑待之勞其使遣

歸、明年夏、虜酋伯顏不花來朝、亦請誅瓦剌、其秋、
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封夫人、瓦剌貢遂絕、明
年三月上、親征瓦剌、皇太孫從行、安遠侯柳升、武
安侯鄭享、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分率諸軍、都
督劉江、朱榮爲前鋒、夏六月、次撒里怯兒江、遇虜、
與戰、斬數十人、上度虜且大至、申令嚴備、恐虜有
能漢語者、盜吾營馬、哈木等掃境來戰、見我師整、
頓山巔、不敢發、上令騎挑之、虜奮迎、敗死數百人、
我偏將滿都力亦戰死、都督馬聚被創甚、上遙見、

麾鐵騎馳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追至土刺河、馬哈木遁去、會日暮還營、上語皇太孫遲、明當窮追此虜、盡殲之、太孫言虜已奔敗、游魂假息、不必追上、從之、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大酋以下來朝會、而身稱病不能行、上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勅皇太子以班師告天地廟社、仍詔告天下、七月、駕還北京、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謝罪、語甚卑、送還前所留使舍黑撒答兒等、上曰、黠虜乃巧言文過、羣臣

頓首虜禽獸不足較、乃受獻館其使、使者言馬哈木以阿魯台與中國歡、將爲已害、欲候冬襲之、上勅邊將嚴爲備、明年春阿魯台與瓦剌戰、破之、使使來獻俘、上報賜仍、及其將士未幾、順寧王馬哈木死、遣宦者海童往勞賢義安樂二王、先是海童曾使瓦剌歸言、所以拒命者順寧王之爲、順寧死、賢義安樂可撫也、故上復遣之、十六年春海童及瓦剌貢使至、馬哈木之子脫歡請嗣父爵、上復封脫歡爲順寧王、而使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

綵幣往賜太平把禿索羅及其弟昂克別使使祭
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而阿魯台貳初阿魯
台降以迫瓦剌窘甚南保塞自歸上固曰虜黠詐
窮來歸我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
哉納而封之虜旣得休息生聚畜牧數歲益蕃富
遂慢我使者或拘留之彼使歸肆行劫掠部落往
往寇塞下上戒諭不悛二十年三月大入興和上
銳意親征召問兵尚書方賓賓言餉不足未可興
師問戶尚書夏原吉原吉對如賓語加切上不悛

令原吉往視開平餉、適刑尚書吳中入對、復如賓、上益怒、逮原吉及中、繫掖庭獄、賓自殺、禮尚書呂震、譖賓等誣罔命、戮賓屍、幾欲殺原吉、楊榮力救、乃免、遂命英國公輔偕六卿議餽運、輔等議分前後二運、前運半用車、半用驢、踵大軍行、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等督之、後運稍後、大軍行、俱用車、保定侯孟瑛等督之、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駕遂發、五月次隰寧、大閱將士、製平胡三曲、使士

歌之、踰月至威遠川、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上曰、虜欲牽我耳、吾兵鼓行前、虜自救不暇、何暇攻我哉、七月進次殺胡原、獲虜部下、言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罵之曰、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吾屬何辜、今虜矣、阿魯台遂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灤海側、而身與其孥北走上、命焚輜重、收其馬、駝牛羊、遂班師曰、虜患邊驅之足矣、吾不欲黷武也、顧謂諸將、兀良哈我屬夷、今顧黨虜、亟剪之、語在兀良哈考中、八

月、還京師、明年七月、虜降者言阿魯台將入寇、上遽召諸將論之、曰、虜意朕不復出、宜先出塞待之、伐其謀、諸將皆曰、善、部分行寧陽侯陳懋爲先鋒、九月次西陽河、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爲順寧王脫歡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至、率餘衆遠遁矣、乃官阿失帖木兒等爲千戶、進次上莊堡、先鋒懋追虜至宿嵬山、不及、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馳奏聞也、先土干在虜中、素雄黠自豪、阿魯台忌之、

既見上、慰諭甚至也。先士卒喜曰、明皇帝真吾主也。封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官其甥把台罕爲都督。冬十月、班師發萬全、上乘馬忠勇王騎從、間以虜中事對稱旨、復爲勅勞之所、部皆舉手加額呼萬歲。十一月、至京師、忠勇王數請擊虜自効。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卽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上曰、卿意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明年春正月、開平守將奏虜盜邊、羣臣勸上如忠勇王言、遂親征、夏

四月發北京陳懋金忠爲先鋒出塞數千里至答
口闡納木兒河不見虜英國公輔等願假一月糧
深入誅之而上次開平時夜夢神人言上帝好生
者再學士榮幼孜乞承天意赦虜罪遂降詔諭其
部落至是欲旋師乃諭輔出塞久軍士勞卿等且
休矣朕更思之秋七月班師至清水源道旁石崖
高甚顧榮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征虜過
此也次蒼崖戍不豫次榆木川上崩文皇帝凡五
出漠北三犁虜庭中外勞費計臣凜凜虞乏軍興

而虜緣大創、本雅失里妻率屬來朝、瓦剌襲封爵、稱外臣、阿魯台是後亦奉貢謹、邊境少事矣、宣德元年春、賢義王太平死、子捏烈忽嗣封、三年秋、上親巡邊、大破兀良哈、五年春、以陽武侯祿議棄開平、移城獨石、始文皇帝世、既棄興和、及大寧、至是開平復失、宜遼道絕、虜益迫內地、而阿魯台瓦剌時相攻、兵拏不解、阿魯台敗、上勅大同守將武安侯亨、虜敗、部曲離散、卽來降、宜嚴爲備、未幾、阿魯台攻兀良哈、敗之、住牧遼東塞下、遣使人貢、上曰、

虜貢宜自宣夫入今乃從遼東非制具命守臣防之八年秋虜咎卜寇甘肅都督劉廣遣將敗之殺咎卜父子咎卜者阿魯台部酋也時阿魯台使來羣臣請拘之發兵問罪上曰阿魯台歸命久祖宗待之厚毋以細故廢前恩且部下逆彼不能制未可罪也禮其使璽書諭之明年夏阿魯台復爲順寧王脫歡所敗獨身逃使使來控上惻然遣使撫之是時脫歡強稍併有賢義安樂之衆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

此時元
章別派
立

武備志卷三

度

度

度

二十一

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漠北，哈喇噶等部俱服屬焉。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乞歸附，以爲左都督。其冬，脫脫歡使使來告捷，言欲獻玉璽，上賜幣，令毋獻璽。阿魯台旣死，所部阿台王子朶兒只伯因竄居亦集乃路，屢寇甘涼，敗我兵。睿皇帝立，累招之不從。正統元年，羣臣劾總兵官寧陽侯陳懋都督劉廣等縱寇罪，廣坐掩敗上功，械下獄。餘罰治有差，其夏虜酋脫脫木兒滿哥帖木兒率衆款涼州塞，守將李安以聞。上勅安毋以虜

款弛備，其秋命都督蔣貴率京兵征虜，師出無功，上命兵尚書王驥、鄺埜廷議邊事，越五日未奏，逮驥、埜下獄，已而釋之。明年春，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討虜，都御史李儀言和寧殘孽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爲邊寇，固自其常，第嚴烽堠，練士馬，備之足矣，不宜各棄所守，窮兵遠出，冒寒涉險，幸一時功。上曰：「儀言是然。」師業已行，政等才足辦也，已而皆無功。其夏，命尚書驥行邊，得便宜行事，都指揮安敬以罪戮，徇軍中，復坐虜入，奪

武備志卷五十五

占度部

度

以夫二

三

都督同知史昭一秩其冬命都督任禮爲平羌將軍都督蔣貴趙安副之尚書驥督師勦阿台朶兒只伯明年夏禮貴破虜于石城斬三百餘級擒僞左丞脫羅及部屬百人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驢駝牛四百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朶兒只伯以數騎遁去追破之梧桐林至黑泉而還僞平章阿的千以餘黨降趙安出他道復破之刁力溝擒僞右丞等三十人逐出塞千餘里虜衆幾盡論功封禮寧遠伯貴定西伯安會川伯賚驥等有差未幾瓦

阿魯台
一部元
此始末

刺破殺阿台及朶兒只伯勢益張東誘兀良哈女
直窺塞下亦時遣使來貢馬四年春勅諭其可汗
脫脫不花王曰朕惟我太祖高皇帝兼愛中外待
漠北尤誠信朕遵守不敢失可汗聰明仁智順天
道遣使通好人民安樂此亦可汗祖宗愛民遺澤
之所致也朕甚嘉之今遣都指揮康能等齎書幣
往致朕意可汗宜益敦前好使命往來無間華夷
一家將後嗣蒙澤可汗名亦千萬世不磨可不念
歟仍賜可汗諸衣服器幣及其右丞相脫歡等皆

也先乃
順寧王
馬哈木
之孫順
寧王脫
歡之子

有賜未幾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
虜握兵大酋號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
花徒以元裔名爲君不相臨制顧妻也先姊以爲
歡君臣並貢我亦各賜勅答其意賞賚金帛甚厚
久漸驕桀不恭貢使初止三五人後乃百人最後
至三千餘人屢賜勅戒約毋過三百人不聽我濡
忍納之使者亦暴橫往來殺掠道路恣要索稍不
厭輒造釁端虜所請財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
者我不能應虜顧益誘雜夷與其使偕九邊騷驛

公私耗費、又攻哈密、執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脇誘朝鮮邊將、皆知其必爲寇、屢疏聞、勅戒防禦而已、不能絕也、十一年冬、遣使言往攻兀良哈、歸且乞糧、并欲見大同守奄郭敬、上勅敬毋予糧、毋得擅見虜、已復請更給順寧王印、詔予之、十二年、虜使至宣府、致脫脫不花及也先書于守將楊洪、洪以聞、勅洪禮其使、報書申國家威德耳、毋嚴拒失虜歡、時洪在邊、頗有威名、虜畏之、故以書結洪、頃之、其部下阿兒脫台來歸、言也先謀入寇、脫

脫不花止之、吾屬受明恩、何忍爲此也、先言王不爲、吾當自爲之、吾以騎日蹂塞下、彼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如此足逞也、上屢因其使勅讓之、也先益糾結諸胡、使謀我、貽書兀良哈、謂爾祖父官、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禪可汗所授、爾慎毋忘、且責令供頓過軍、兀良哈以聞、詔問也先、不報、故事、瓦剌使歸、我使送至其地、因留、明歲與俱來、使者往往以好語媚虜、見也先、奏胡樂、則曰、是安能及中國女伎耶、吾他日來、且請以賜若也、先喜、因爲其子請

婚使陽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爲若奏上報許矣也
先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大貢馬
爲聘朝廷曾未之知也答詔語不及婚則大媿怒
七月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寇遼東
知院阿剌寇宣府也先自寇大同至貓兒庄偏將
吳浩戰死羽檄紛至奄王振用事顧自喜欲怙中
國威重壓虜主親征廷臣伏闕爭之不能得踰三
日駕遂行命邸王居守太師英國公輔等從軍事
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羣臣請止師振怒

俱令略陣進次雞鳴山衆恟懼振威顧益張成國
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王佐鄺埜失振意
罰跪草中竟日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
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
疎虞奈萬乘何學士曹鼐亦力諫振皆不聽八月
至大同奄敬密告振前行正墮虜計振乃議旋師
諸將皆言宜從紫荆入振顧欲邀上至蔚州幸其
第已復虞蹂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乃發西寧侯
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謀報虜踵

襲我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公勇永川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綬與虜戰，皆力士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弟克勤皆死。獨子瑾脫歸。綬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支解之。旣而知綬本山後人，相與哭之曰：「此吾類，故勇乃爾。」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肯行。遂止營，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迫復止。虜僞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佐學士鼐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輜重盡爲虜得。

上北狩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講徐埕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顧皇太后尚疑奄李永昌極言南宋事可鑒持守議益力皇太后悟勅郕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任以事羣臣廷劾振奸狀請族夷之王令俟處分羣臣慟哭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呵止之給事中王竑直前捽順衆共毆斃之復索奄毛貴王長隨殊誅之衆譁甚王疑欲退謙前掖之慰

諭羣臣散虜奉至上大同守將劉安郭登伏謁上
命稍出錢犒虜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沒
虜得侍上登遣人語彬欲奉上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毋蹈險第語安報皇太后朕在虜
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安聞諸朝王詰責安此
虜詐爾何輕聽後勿復爾上遂由大同出塞居也
先弟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俯伏跪拜執臣子禮甚
恭九月王卽皇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巡撫都御史
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監監軍帝嘉納之

逮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歲造鐵鍬私遺虜，賜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至是逃還京，論罪坐死。詔禁錮之。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勅答之。數日，自大同入犯紫荊，擁上皇南，從間道攻關，破之。都御史孫祥死，進薄都城，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駕，衆知虜詐，不出。於是以通政叅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上皇也。先謂爾等皆小官，亟令直等來。上皇密諭復、榮，彼無善意，宜亟歸。是日虜焚三陵殿寢門，游騎

四出掠下邑，朝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詔知上皇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虜，死者以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鏜、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蕃漢軍能擒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逡巡遁，而使使來言欲還上皇，請罷兵。報詔太師且奉朕兄歸，意良厚。顧部下多剽掠，朕所以

發兵備他盜耳。太師如戢兵，以數騎護歸上皇。朕亦遣數騎迎，彼此解甲相和好，固朕志也。復勅勞伯顏帖木兒，朕兄在營，知院供具無闕，敬謝知院。是日，伯顏帖木兒奉上皇駕出紫荊關，石亨躡虜清風店，大破之。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鏜、范廣、陶瑾等分道捕畿內餘寇，破逐之。上皇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間也。先從之，始也。先土木之勝，意輕中國，且挾上皇爲重質，邀索無已。尚書謙賜言：社稷爲重，君爲輕，以塞虜望，而

先是虜過大同帥郭登亦登城告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虜既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懣稍稍悔禍事上皇愈益恭奉居得知院營間數日輒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兒踏曲以佐歡上皇雖狩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凝大驚異大酋咸頓首伏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上皇固却之愈敬服謀奉駕歸矣景泰元年春誅逆奄喜寧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

信日導虜入寇，虜薄都城，及邀大臣迎駕，皆其謀。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請也。先遣寧至京，軍校高鋈與俱，密繫書鋈肘，令邊將計擒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論功。晉叅將楊俊爲都督，鋈副千戶。上皇聞寧擒大喜，謂歸南有日。虜旣失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遲我迎上皇，徘徊塞上，時入虜掠雲中上谷間。我使久絕，其衆皆思歸。大酋阿剌知院遣叅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報詔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戰。

也。完者脫歡復來請，脫脫不花及也先使亦至。秋七月，乃遣禮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完者脫歡報使，并問上皇起居。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問三官安否。將來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上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實歸具言之。時已遣都御史楊善、右侍

郎趙榮使虜、使指不及迎、廷臣累請如實言、更遣使、帝終不許、善至也、先爲言南北和好、久奈何拘我使臣、減賞賜、自生釁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千人、間有奸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覈其虛者、何言減也、也先曰者、胡語云、然辭也、善度也、先意稍動、因言太師爾忘明皇帝之大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天道好生、爾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災也、先曰者者、因問皇帝歸更踐阼否、善曰、天位

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第言汝迎天子將何物？善曰：吾以賄來大師，其罪被此名也。無賄則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其日引善見上皇，遂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也。先噴噴羨有禮。次日伯顏帖木兒餞。次日駕行也。先築臺，設上皇坐，率衆拜辭。妻妾亦拜辭也。先復自送數十里，慟哭辭去。遣得知院送至野狐嶺，亦慟。

哭辭平章昂克射得一獐、追來獻、八月、駕抵京、居於南宮、自是虜貢不絕、屢請報使、尚書王直偕廷臣請許之、制曰、正統間、使通虜、幾危宗社、今朕方思與虜絕、卿等第謀所以富國強兵、雪讐恥、稱朕意焉、毋復言使虜事、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虜向化誠不報、且生釁、其何靳一介行李踐虜庭、稍慰其望、濂復引高帝以三十萬衆困平城、以爲戒、制曰、使毋往、朕志定矣、平城事非所宜言、於是勅可、汧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兩國人民咸

罹災害，此亦朕與可汗所共知也。可汗今請答使，朕恐蹈前失，不復遣可汗使皮兒馬黑麻等。朕皆優禮厚給，馬直遣歸。自今使來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賜，乃得厚。朕終始不食言，別勅也。先指如之三年春，尚書謙侯亨請出塞討虜。帝曰：師行勞，姑待之時。脫脫不花與也先不相能，所妻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爲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其主與中國通，害已遂。治兵相攻，不花王敗走，依兀良哈弒死也。先盡收其妻子，殺兀裔幾盡。都督

楊俊言也。先弑逆，吞併諸部，東至女直，西至赤斤，
蒙古皆受約束，不誅爲患。滋大，請悉各邊兵出塞，
搗其巢，一大創虜。下本兵及諸將議，尚書謙言：「虜
誠當誅，但邊兵盡出，虜且乘吾虛，非計。」詔從謙議。
會也先使來，尚書王直等復請答使，詔問謙。謙言：「
臣職兵戎，知戰而已。使事不敢聞。」制曰：「謙言是，使
勿遣。」制詔也先太師求答，使朕固欲遣，第恐更如
往者，構是非，無益反滋害，故不遣。人來者，乃至三
千餘邊，將請謝絕。朕念太師誠款，姑聽。後少遣，臨

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爲詐冒防諸正副使已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厚賞賜市易者悉聽車輶送至境太師其體朕意毋忽當是將虜使驕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約束卽彎弓相向我以通好故不能問也十月也先使來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致書皇帝往者元受天命主夷夏今已得其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璽敬遣使修好仍通慇懃上皇田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書禮官集廷議報書云何都給事中林聰御史徐正

言宜勅也先諭以順逆毋從其僞稱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瓦剌太師入犯則討之并下禮官議議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爲不足治也也先所稱固不可盡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勅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示羈縻便郎中張綸言可汗在中國固夷酋之常稱在戎狄則帝者之位號觀其上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脫脫不花乃元世傳稱名猶近正今也先弑主僭號名實大舛若因而稱之

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示羣酋、羣酋
讐服、且遂爲中國患、莫若賜勅、別封爲敬順王、或
瓦剌王、便詔從廷議、稱瓦剌可汗也、先旣新立、恐
諸部不從、欲通好中朝、其弟賽因孛羅魯王諸酋、
皆貢馬、復深入爲寇矣、而我所賞賜、虜費亦不
貲、未幾知院阿剌攻也、先殺之、始阿剌欲繼也、先
爲太師也、先不許阿剌怒、遂隙也、先淫酗殘虐、諸
部皆貳、愈益忌阿剌、佯飲其二子酒、毒斃之、阿剌
率所部攻也、先數、其三罪曰、漢兒血、不花王血、兀

良哈血皆在汝身、天道好還、行及汝矣、也先未卽戰而與所厚酋伯顏帖木兒得知院等議帳中、其知院禿革帖木兒掌判阿麻火者、故阿剌部也、共刺殺也、先并殺伯顏、得知院或云也先戰敗、從數十騎逃已、復棄其騎、困甚、從一婦人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爲也先、追殺之也、先死、諸部離散、竄居西北邊、離合不常、瓦剌稍衰矣、阿剌後亦失所終、而孛來爲雄長、稱太師、復求故可汗脫脫不花子尊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虜以

小王子爲尊稱、而毛里孩阿羅出諸酋相繼奮、咸
爲邊患、